

南湖头条

王瑶

烛光里的感受



前不久,大学好友从远方寄来一个线条极其简洁流畅的铁艺烛台,内有一枝橘黄色的粗蜡烛。由于没有机会用,我就顺势将其搁在一边。前些日子,又有友人从千里之外寄来邮包,打开一看居然也是蜡烛。那是几瓶包装精美的带有玫瑰、草莓、白兰花等不同香味的蜡液,另配有灯芯及水晶蜡烛。我有些纳闷,于是问友人:为何在电力供应十分充足的年代还千里迢迢寄蜡烛?友人笑而不答。礼多人不怪嘛,我也没有细问。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和家人正在看电视,忽然电视黑屏了,灯也灭了,四周没有一丝光亮。不一会儿,院子里开始骚动起来,人们纷纷打开窗户向外探个究竟。待听到院子里有人吆喝了一声,才知道是电压负荷过重导致停电。我想着检修电路也得等一阵子,于是就摸摸找找起丢置许久的蜡烛来。“小心,别磕着!”妈妈在一边不停地叮嘱着。我在黑暗中几乎是拖着双脚在地板上摩擦着慢慢往前探路,没多久就找到了一盒蜡烛,点燃。整个房间立刻笼罩上一层昏黄的光晕,淡淡的白兰花的蜡香味缓缓地弥漫开来。在这样的黑暗里,一盏昏黄的灯光让我不由得生出无数朴素情怀。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妈妈

还在茶乡工作。那时许多村组没有通汽车,不会骑自行车的她经常搭坐通讯员的自行车奔赴各村组。每次都是到天黑透了,妈妈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听妈妈讲,那时许多乡村都没有电,每当夕阳刚刚隐退,各家屋顶上就升起缕缕炊烟,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趁着微亮早早吃完就歇息了。因此乡村的夜晚出奇的静。有一次妈妈下队回来时,因看不清山路,一下子掉进稻田里。看着远远的一户人家窗户映射出来的微光,妈妈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丝暖意。就这样,她循着那光亮的方向,在昏黑的乡村土路上,摸黑走了很久才回到家。在那种情形下,谁能否认一盏烛光的力量呢?而今,早已是村村通公路,户户通电话,很难有人再想起点蜡烛、煤油灯的年代了。电,照亮了城市的夜,更激活了乡村的夜。但不知怎的,我却在冥冥之中盼着停电,盼着被点点烛光燃亮的夜晚。

说来事情真有凑巧的时候,那是我还在异地求学时,有一年爸妈北上看望我,没过几日久别的欣喜便烟消云散,我对妈妈那一遍遍诸如“过马路看着点”之类的叮嘱有些厌烦。妈妈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眉宇间的失望清晰可鉴。几天假期很快过去,爸妈也计划着返家的行程。临行前一天,爸妈又特意带我

从学校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去了趟位于前门附近台基厂大街的一家涮羊肉店。那里生意仍旧红火,和上次我们去时一样宾客满堂。我们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吃着吃着,灯忽然来了,店堂一片漆黑,人们不禁发出一阵唏嘘声,店员安抚大家不要紧张,并解释说这只是暂时的线路故障。很快,每张餐桌上就亮起点点烛火。人们在昏黄的光影中,妈妈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动。我赶紧给妈妈递上纸巾,却又不忍再看妈妈。那一晚,烛光中妈妈的脸庞却永远定格在我的生命中,等我慢慢成长起来,就日甚一日地体会到妈妈那一声声叮咛的分量。它重如泰山,它珍如时光。

我想,人为什么只有在烛光中才能感受到这些再质朴不过的风景呢?难道是平日里满眼的繁华和充斥的套话阻碍了心灵的视线吗?如今,当我经历一些事情后,才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只有在最简单质朴的布景中才能捕捉到。

诗品时空

进升



思念是多情的种子
 在相思的岁月中孕育情愫
 思念是美好的期待向往
 凄风苦雨的日子
 惆怅迷茫的时刻
 生活因它有滋有味
 充满信念和理想

思念是沉甸甸的牵挂
 心灵孤寂时温暖的家园
 情感漂泊时停留的港湾

思念是多彩的画
 优美的诗
 隽永的句是爱的婉转表达

思念

生活随笔

杨敏

快乐靠自己寻找



那条通往单位的乡村小道,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一不小心,就崴痛了脚,伤了新鞋。一辆车驶过,浓雾般的灰尘侵袭了行人的全身,脏了秀发,浸入了新衣。路人纷纷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愁眉苦脸,继而怨气四起……

我也在其中,但却不以为然。冬日的清晨,寒风四射,倦意难驱,跟踉跄跄中差点被坑洼绊倒。猛一抬头,无意间看到那远处被晨曦笼罩的原野。深夜的寒霜将原野打扮得银装素裹,清晨还未被阳光叫醒。美,一种朦胧的静态美,是那样冷艳那样娇媚,让人不敢大声呼吸,唯恐一不小心惊醒了她的睡梦……一种视野的享受使大脑恍若灌入清醒的汁液,

驱赶了还没完全逝去的睡意,轻松了那还睡意眼眠的躯体。

一辆罐车驶来,在这久旱的冬季,尘土如浓雾般扬起,迷了眼,脏了衣。但一阵乡村的泥土气息,没有污染,没有异味,把我带进童年那段美好的回忆。那自己做的黄泥巴小汽车,当作心爱的玩具嬉戏的,美好的童年生活……,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播放。若不是那树枝上的麻雀,动听的歌唱伴着乡村袅袅的炊烟提醒了我,还以为自己已置入那童年的生活之中。

不觉中忘我的微笑已挂在脸上。何时,已步入油库大门,一股轻松幸福的感觉把我带入新的一天工作中。轻松的工作着,幸福着,快乐着!

哦,快乐,靠自己寻找!

晓晨晨语

马科平

刺荆芽



春天伊始,大地渐渐有了生命的绿斑。刺荆芽从泥土里迸出了嫩芽,其茎不甚明显,叶呈放射性生长,状若绿色的花朵,翠生生,蓬勃勃。叶子边缘齿裂,长有不等长的白茸针刺,看起来如浴了霜露。白茸草、绿莹莹的叶芽,十分茁壮肥硕。

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为菊科菊属,学名叫小薊,别名千针草、刺儿菜、青青菜,我们家乡人唤它刺荆芽。一般生于荒地、草地、山坡林中、路旁、灌丛、田间、林缘及溪旁,生命力旺盛,白色的根须,牢牢扎进大地深处,沟坎、崖头、地埂,或是岩石缝隙、沙岩之上,也能生长。长条形的叶片,嫩绿厚实,耐寒耐旱,富含黏汁,味淡清新,还具有清热解毒和止血的功效。

记得小时候,娘从野外挖回新鲜的刺荆芽,择净老叶和根须,用凉水洗干净,放在案板拿刀切碎捣烂,以“菜泥”拌上白面揉搓,擀薄切细,做成细长“绿面”条。在开水锅里煮熟后捞出,又用凉水过了,调上食盐、陈醋、油泼辣子、香油、葱花,盛在白瓷碗里,如一盘春花。这样的刺荆芽“绿面”,筋道柔韧,光滑细腻,吃起来清爽提神,别具风味。

刺荆芽四季均可采食。春、夏采摘幼嫩的全株,洗净鲜用。秋季新萌生的越冬型,也是鲜嫩可口。摘去枝叶,会另发新芽,一茬一茬,繁衍极快。冬季采根,除去茎叶,洗净鲜用或晒干切段备用。切断根部,创面能迅速凝结成痂,并从此处萌发新的幼芽,长出丰茂枝叶,以蓬勃的再生力量,乐观豁达的姿态,重新直立于泥土之上。

盛夏季节,刺荆芽叶厚刺硬,人难食用,却是猪牛的上好饲料,不拌精料,猪牛也吃得香,还易上膘。割麦、割草,不小心镰刀割破了手指,鲜血汩汩流下,从田埂上拔来刺荆芽揉碎,放在

嘴里嚼烂,敷在伤处,立马止血镇痛。刺荆芽开花,端庄妙曼,轻舞飞扬。柔弱纤细的枝头,绽开一朵朵紫红色艳丽花朵,舒露妩媚的笑靥,东一簇西一簇地伸展无限魅力,自尊而顽强地立足于原野的坡坡坎坎,田埂沟壑。

籽粒成熟后,在一簇簇纤细发白花束的带领下,随风四散,到处飘荡,往往是干旱贫瘠的土地或荒野,越会停下脚步,随遇而安,深深地扎根,发芽,散叶,开枝,长出蓬勃的青碧。即使冬天将其干枯的枝秆砍断当柴烧火,泥土里的根须,会在来年的春天重新发出新枝,亭亭玉立于天地间。

刺荆芽从不抱怨贫瘠,也从不感叹艰苦,与世无争,默默在角落里生根发芽,坚强地生长在贫瘠荒凉的坡坡坎坎里,温情地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深浅沟沟内,勇敢地生长在人们纷至踏来的田埂小路旁,傲然地生长在丰饶宽阔的田垄上,含秀吐翠,一丛丛、一簇簇,生机盎然,充满生命的绿色。